她什么也没做 她只是不想要这个朋友 直到发生午后的那场意外 她再也摆脱不了她

EVERY SECRET THING

[美]劳拉·李普曼 著 王欣欣 译

艾丽斯与罗妮的秘密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艾丽斯与罗妮的秘密

every secret thing

[美] 劳拉·李普曼（Laura Lippman）著

王欣欣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艾丽斯与罗妮的秘密 /（美）李普曼著；王欣欣译.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0.1

ISBN 978-7-80225-848-8

Ⅰ. 艾… Ⅱ.①李…②王… Ⅲ.长篇小说－美国－现代 Ⅳ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226618号

EVERY SECRET THING
by Laura Lippman
© 2003 by Laura Lippman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c/o Vicky Bijur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jia-xi books co., ltd, Taiwan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0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译文由台湾漫游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

著作权登记图字：01-2008-9388

艾丽斯与罗妮的秘密

[美] 劳拉 · 李普曼（Laura Lippman）著；王欣欣 译

策划编辑：李　娟
责任编辑：梁　毅
责任印制：韦　舰
装帧设计：[illegible]设计 · 邱特聪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出 版 人：谢　刚
社　　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　100005
网　　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电　　话：010-65270477
传　　真：010-65270449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65267400　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　100005

印　　刷：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：910×1230　1/32
印　　张：11.25
字　　数：185千字
版　　次：2010年1月第一版　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80225-848-8
定　　价：26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3 序幕
17 第一部 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意外
149 第二部 庞贝之犬

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：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

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

——传道书，12:13—14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七月十七日，七年前

序幕

她们被打发回家的时候，两人都光着脚，湿脚丫留下的水印子瞬间蒸发，仿佛从来不曾存在。后来有许多人费尽心思，从围着水绿色气球的派对餐桌旁边那个浅水池，到小吃店门口，再上楼梯，走到停车场角落，试图追溯她们当天的足迹。但那些脚印一个比一个更小，先是脚趾部分消失，接着是窄窄的足弓，然后是脚跟，最后是她们还带着婴儿肥的胖胖脚掌肉，痕迹一点点儿变少，最后什么也没有了。

她们在路边护栏上坐下，穿起鞋子。罗妮穿的是运动鞋，艾丽斯穿的是崭新的果冻鞋。艾丽斯总能挤出钱来跟上约克圣威廉小学五年级的流行，那年夏天果冻鞋最时尚，至少在七年前的七月十七日，是这样的。

停车场里的碎石闪着黑光，艾丽斯想到童话故事里有片翻腾冒泡的大海，只要伸手一碰就会蒸发不见。

那是妈妈小时候看过后又传给她的一本书。艾丽斯说："这好像《绿野仙踪》里面的沙漠哦。"

罗妮说："《绿野仙踪》里面没有沙漠。"

"有啦，是在续集里面，有个沙漠热到能把你烧掉……"

罗妮说："那不是书，是电影。"

艾丽斯虽然知道自己没错，但决定不去反驳。通常跟书或学校有关的事情罗妮并不会跟她争，只要是跟"知识"有关的都不争。"知识"这两个字在艾丽斯脑子里是两个鲜明的蓝字，因为她们五年级教室公布栏上的标语这么写着："有智者强，知识更能增长力量。"那行字挂在那里瞪了她一整年。每个星期，得到 A 的报告都会贴在标语下面，艾丽斯如果当周没能上榜，就会偷偷难过。至于罗妮，从来也没上过榜，但她总说她不在乎。

但罗妮今天心情烂到谷底，绝对听不进别人的话。

玛迪的妈妈把她们逐出派对、赶离池边的时候苦恼地说："我应该打电话给你们的妈妈，你们不应该自己过埃德蒙森大街。"

当时罗妮回答："我可以。我有个阿姨住在斯坦福路，爸妈工作的时候我会自己去她家，她就住在埃德蒙森大街的这一边。"

那时候，在场的女孩们一个个都还在目瞪口呆的时候，罗妮用一种挑衅的神情看着大家，补充说："我阿姨家有双倍夹心的 Oreo 饼干和米果，跟全部的有线频道，我爱看什么就看什么，就连超过 PG-13[①] 的片子我都能看。"

艾丽斯知道罗妮确实有阿姨住在附近，但印象中不是在斯坦福路，也不会有什么米果和饼干，福勒家吃得没那么好，只有苏打汽水倒是

①美国电影分级制中的特别辅导级，意指十三岁以下的观众须由父母陪同观看。

爱喝多少就有多少，因为福勒先生帮“可口可乐”开卡车。关于电视，罗妮说的是事实，福勒家的大人好像并不在意罗妮看什么，也不在意她做什么或说什么。福勒先生唯一会介意的似乎只有电视音量，他就只会跟罗妮和她的三个哥哥说：“关小声点儿，关小声点儿。”或者不太凶地说：“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关小声点儿。”就在上星期某个雨天下午，罗妮看的那部片子里有很多青少年被人以各种各样有趣的手法杀掉，惨叫声此起彼落，艾丽斯不顾沙发垫又臭又有面包屑和脏东西会沾到脸上，把头埋在里面不敢听。那是头一回她很高兴福勒先生下班进门的时候咕哝着说：“老天，罗妮，关小声点儿，这叫人怎么活？”

虽然罗妮只回他一句“爸，你挡到电视了”，但她应该还是找到了遥控器，因为几秒钟后尖叫声减弱，艾丽斯也重新抬起头来。

玛迪的妈妈并不相信罗妮编的故事，艾丽斯从她的表情中看得出来。她涂了粉红唇蜜的双唇张着，双眼疲倦地斜视，心里有两个念头互相拉锯：到底是要拆穿罗妮的谎言呢，还是要尽快摆脱她，连带艾丽斯一起，艾丽斯觉得很委屈，她又没做什么。她什么也没做，就只是不该搭罗妮哥哥的便车，一起到派对来。

玛迪的妈妈舔了舔嘴唇，一次，又一次，舔掉了一点粉红唇膏和绝大部分的亮光唇蜜，最后终于说出：“那好。”事后，她跟大家说罗妮骗她，说她要是知道没大人带，绝不会让两个小女孩离开，绝不会让她们自己走过埃德蒙森大街。时至今日，巴尔的摩西南边的居民回想起来，都认为七年前的七月十七号下午两点钟，她们实在不该独自穿越埃德蒙森大街，没有比那更糟的事了。

前往埃德蒙森大街要先走很长的山路，那一带地名叫“十丘”。艾丽斯并不清楚当地是不是真的有十座山丘，可是坡真多，虽然平缓，对于短腿的人来说，也够受的。两个女孩没穿罩衫，只把毛巾裹高些，

在胸部上方打个结，理论上胸部应该会把毛巾撑住，可是她们的胸部都还只是微微隆起，今年才刚刚开始穿胸罩，撑不住，所以毛巾老是掉下来绊到脚。罗妮的毛巾没有图案，原本应该是白色的，洗久了已经不怎么白，她先是毛巾一掉就开口咒骂，骂到第四次干脆捡起来就往脖子上挂，不在乎人家看见她的身体，不遮了。这种事艾丽斯可做不出来，穿着泳衣上街是不行的，虽然她穿的是连身泳衣，还是不行。罗妮穿着红白相间的比基尼，瘦得屁股都没肉，好像挂在背后似的，身上唯一的曲线是微凸的胃。艾丽斯的妈妈海伦说她："好像比夫拉小孩哦。哦哦，我泄露自己的年纪了。[①]"艾丽斯不知道妈妈这样讲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像比夫拉小孩是好还是坏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会泄露年纪，她只知道妈妈从来不会说艾丽斯像比夫拉小孩。

艾丽斯的海军蓝连身泳装在腹部有块雏菊图样，罗妮说那很怪，而且整个夏天每次看见都说，总共三次。一次是去沙尖海滩公园一日游，一次是另一个池边生日会，再来就是今天。早上艾丽斯的妈妈上班途中把艾丽斯送到福勒家的时候，罗妮还说："谁会想看你肥白肚上的棕色菊花啊！"

"复古。"艾丽斯的妈妈说，"那是复古。"

罗妮不懂那是什么意思，只好把嘴闭上。她喜欢艾丽斯的妈妈，在她面前总是尽量表现出最好的一面。复古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艾丽斯也不懂，可是她知道那是好的，妈妈有一大堆的"好字眼"，像是复古啦，经典啦，古着啦，新派啦，她都不甚明了。每当艾丽斯拒穿某些可能会遭到同侪取笑的衣服时，妈妈就会把那些话搬出来，如果好

①非洲奈及利亚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〇年有场比夫拉（Biafran）内战，奈及利亚东部的伊格博人想脱离奈及利亚独立，组成比夫拉国家，结果有成千上万人被杀或死于饥荒。海伦可能觉得这种联想泄露了她的年纪。

说歹说都没有用，海伦·曼宁就会从镜子里对着女儿的眼睛说："总之，这是件'精美'的衣服。"这是婉转发出的最后通牒，表示为娘的耐性已到极点，不准再啰唆。艾丽斯也对罗妮试过这招，可罗妮的反应却是："啊？发'霉'的东西怎么还不丢掉？"

坚持要艾丽斯跟罗妮玩在一起的人，是海伦·曼宁。罗妮住在附近，所有女生中只有她跟艾丽斯一样没参加夏令营也没有游泳池会员卡，暑假里艾丽斯会跟她在一起，只有暑假。学期中的时候，她有比较要好的朋友，那些朋友跟她自己比较像，会看书，头发整洁，尽可能衣着合宜。所以每年入秋开学，她都非常开心，因为可以和真正的朋友重聚。

但今年秋天不同以往，她们即将升上中学，班上好多人都要去念私立学校。温迪说："真正的私立学校哦。"口气并不刻薄，却有点儿不够体贴，她忘了艾丽斯不会跟她们一起。艾丽斯心想，约克圣威廉也是真正的私立学校啊，因为这里的学费她妈妈就已经负担不起了，下学年艾丽斯将会进入西巴尔的摩中学，罗妮也是。艾丽斯的妈妈说，这无关乎钱，而是要让艾丽斯去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人，得到新的体验，而且，如果天主教学校读得太久，搞不好她会成为天主教徒，那可不行。

可是艾丽斯心知肚明，问题就是出在钱上。追根究底，什么都跟钱有关，在她家是这样，在福勒家也是，即便是在那些有钱的孩子家里，也是一样。每个人的父母都自有一套说法，有的人直截了当，有的人天花乱坠，有时候他们会刻意避免提及，全依各家情形而定。

福勒家的人会为了钱大小声，还会偷家人的钱。今年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罗妮就抓到她最小的哥哥动她扑满，当场要去咬他。结果她哥一把推倒她，拿起槌子打碎扑满。那扑满是《美女与野兽》里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美女，底下有个塞子，他要拿钱根本犯不着把扑满打破，只要拔开塞子就好。可是即使钱都掉出来了，马修还硬是要不停捶它，把那美女捶成一堆黄色粉末。里头钱也不多，大半是一分钱和五分钱硬币，还有零星的两毛五和一块钱。

艾丽斯母女从来不会为钱起争执，甚至不会直接说“钱”这个字，就连艾丽斯的外公远从康涅狄格来访，也只说：“哦，你让自己过的是这样的生活。”有一次，艾丽斯跟外公说她同学都有某种发圈，只有她没有，外公就给了她五块钱。结果这辈子没打过小孩的妈妈破天荒地打了她。之后母女俩都哭了，也都说自己绝不再犯，妈妈说她绝对不再打小孩，艾丽斯说她绝对不再扯谎去跟外公要钱。

那是三年级的事了。那个时候荧光发圈还非常重要，艾丽斯也还没有学乖。现在，非得拥有不可的东西已经变成果冻鞋，艾丽斯努力存钱给自己买了一双。她在她最“好”的“学期中的朋友”温迪面前像拆礼物一样拆开那双鞋的包装，温迪一定觉得很棒，因为之后她就让艾丽斯一起坐在她跟另两个同班同学共享的长椅上。

玛迪的生日会场设在幼儿池旁边，她们不是幼儿，可是只有幼儿池边才有栅栏，而气球必须绑在栅栏上。艾丽斯忍不住要去计算那些礼物的数量，她老是在数数，爬楼梯会数台阶，在高速公路上会数车道，抬头看天会去计算飞向南方过冬的候鸟有几只。来参加生日会的女孩只有十三个，桌上却有十四份礼物。莫非玛迪的妈妈也带了礼物？还是某个女孩去参加夏令营，所以礼到人不到？十四份礼物，十三个女孩。她的礼物是其中外表最美的一个，艾丽斯的妈妈用闪闪发光的蓝色包装纸把它包得很漂亮，可惜那形状一看就知道里头是书，而玛迪并不是收到书会开心的女生。玛迪想要的是最新款的T恤，露出半截肚子的那种，还有橡胶手环，还有可以直接撕下来的那种指甲油。玛

迪在班上虽然年纪最小，可是却对化妆最内行，老是偷搽唇蜜和绿色眼影，被修女抓到的时候，会给逼着去厕所洗掉。

艾丽斯以为玛迪的妈妈会很漂亮，结果不怎么样。瘦是够瘦，穿两截泳衣没问题，可是看起来有点儿憔悴，仿佛为了维持这么瘦还要晒得这么黑而把自己累坏了，就连头发看起来都很累，很像广告里面那些“使用前”的照片。约克圣威廉小学的妈妈有两种，一种上班，一种不上班。可玛迪的妈妈是那种“曾经上过班”的妈妈，艾丽斯知道，因为她打电话到家里来过，问一些关于罗妮的事，艾丽斯拿起分机，亲耳听见她这样介绍自己。她不常偷听，只是偶尔。

“我是玛迪的妈妈，以前是职业妇女……在派珀暨马伯瑞[1]工作。”艾丽斯的妈妈听了，发出带有赞许意味的“啊”声。有创意的事她都欣赏，也总跟艾丽斯这么说。但艾丽斯很惊讶玛迪的妈妈居然会是个“吹笛人”[2]，她一直以为她从前是个律师。她脑中想象出玛迪的妈妈头戴绿帽，帽子上插着羽毛，引领孩子和老鼠离开哈姆林的样子，不，老鼠先，吹笛人带走小孩子是后来的事。不过，既然海伦会发出赞叹声，那么玛迪的妈妈应该就不只是在街头或马戏团表演，而是在管弦乐团吹笛子的吧。会演奏音乐的妈妈一定很有意思。

可是打从生日会一开始，玛迪这位当过职业妇女的妈妈就一副头很痛的样子，额头上四道皱纹，像两个等号，鼻梁上也仿佛有一组括号，随着时间越变越晚，拆礼物的时间都还没到，那张脸就已经成了一道非常困难的数学题，简直跟代数一样难。约克圣威廉小学并没有资优班，可是伊丽莎白修女会出些额外的数学习题给艾丽斯做，这是秘密。艾丽斯不是很确定自己为什么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妈妈，也许是因为平

---

① Piper & Marbury 是巴尔的摩一家规模很大又很老牌的法律事务所。

② Piper 在英文里有吹笛人的意思。

常脑子里想什么妈妈好像都一清二楚，她觉得自己在妈妈面前都没什么秘密吧。而且，她有点儿担心自己喜欢数学会让妈妈失望，因为数学不但没有创意，还跟钱有牵扯，海伦·曼宁总说那是万恶之源（the root of all evil），她指的不是“赚钱”，而是“在乎钱”、“计算钱”。艾丽斯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的时候，问道：“那里是不是离四十号路（Route 40）很近？”[①]妈妈听了笑出眼泪，抱住她说：“不远，我可以跟你保证。”在那之后，艾丽斯试图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同样的笑话逗妈妈开心，终于受到海伦制止。“不要老是讨人家欢心，艾丽斯，你可不是给放到这个星球上来取悦别人的，甚至不用取悦我，尤其是我。”

罗妮的礼物倒数第二个被拆，红色包装纸上有不该有的折痕，所以人人都看得出那是从别的礼物上拆下来重复使用的。上头虽然没有任何典型的圣诞图案，没有圣诞老人、冬青树枝或糖果拐杖，却没人猜到它之前包的是圣诞礼物。温迪身旁的女孩跟她说了句悄悄话，温迪转头要告诉艾丽斯，可是嘴才刚凑到耳边，礼物就现身了，现场一片静默，那句秘密始终没能传到艾丽斯耳中。

玛迪的妈妈说：“真好，不是吗？”同样的话她已经说了十二遍，语气完全一模一样。

罗妮的礼物是个芭比娃娃。约克圣威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不玩芭比至少已经一年了，他们不会公开玩。即使私底下玩，玩的也是“肥皂剧芭比”，剧中肯使芭比受孕，然后两人进行严肃讨论，讨论内容包括：接下来要怎么办，性生活过多是不是不好，还有，如果上帝愿意把孩子带走，他们就愿意再也不做爱。“肥皂剧芭比”的重点在于开场戏，也就是把肯放在芭比上面，让他们发出好笑的声音。这是种秘密

① Route 和 root 发音相同。

游戏，只能两个人玩，公开场合提到芭比的时候，唯一适当的响应方式就是表现出觉得有点儿无聊的样子，假装你都快忘记它是用来干吗的了，假装你从没见过她在肯身下“哦！哦！哦！”地叫。

所以芭比就已经是烂礼物了，更糟糕的是，这芭比还是个黑芭比。太诡异了，因为黑芭比是给黑女孩玩的，本应如此，不是歧视，约克圣威廉小学的女学生都知道歧视是错的。如果哪个女生有……比方说十个芭比吧，那么其中一个也许会是黑的，这样会更具多样性，可以组一个全是芭比的公寓。事实上玛迪正是那种芭比多到能造镇的女生，她爸妈就是那么有钱。所以虽然她年龄大了这芭比又黑，倒也还好。

真正坏是坏在它是个节日芭比，可现在却是夏天。

那个芭比身穿红色晚礼服，还披着毛皮镶边斗篷。艾丽斯常常搞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事情其他女生仿佛生下来就懂，只有她不懂，但这回连她都看得出那个娃娃是玩具店里卖剩的。罗妮的爸爸老是往家里带这类东西，二月底的时候有心形盒装的糖果，五月有巧克力兔子，十月有户外家具。艾丽斯听妈妈说，福勒先生的“可口可乐”卡车回家时比出门时还满。她不太确定那话什么意思，可是应该不是好事。

“非常漂亮。”玛迪的妈妈说得跟真的似的。“说谢谢。”

“谢谢罗妮。”玛迪是那种有本事把“那件衣服真漂亮”或“我喜欢你的发型”说得比限制级电影里的台词更邪恶的人。在学校，她习惯把“是，修女”说得像诅咒。艾丽斯因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时候好好说话也会惹麻烦，所以特别注意玛迪的说话方式，想要知道她为何态度那么粗鲁也不会有事。原来关键在于眼口不符，嘴部表情看起来正确美好，眼光却冷酷闪烁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动作绝不能再多，不可以眨眼，也不可以扬眉。罗妮表现出的样子恰恰与此相反，她总是扭着嘴角挂出冷笑，眼睛却睁得大大的，充满困惑。

罗妮知道玛迪在嘲笑她。

“这黑鬼娃娃蠢毙了。”她从玛迪手中夺回娃娃，丢进池子里。“都是我妈要挑它。”

“罗妮。”玛迪的妈妈开口前似乎在手中的名单上找了一下罗妮的名字，至少艾丽斯觉得是这样。“请把你的礼物从池子里捡回来。”

罗妮说：“我才不要走进幼儿池，里面那么多尿，泡了会掉脚指甲。”

十二个女孩低头望向桌面下自己的脚指甲，那天她们几乎全都至少在池里走过一次以上。艾丽斯的脚指甲涂了知更鸟蛋蓝色的指甲油，好用来搭配蓝色的果冻鞋。温迪涂的是粉红色。罗妮没涂指甲油，她以前涂过一次，结果在脚趾上沾得到处都是，还那个样子去上学。

“罗妮，请你不要这个样子。”玛迪的妈妈伸手去拉罗妮的手腕，罗妮用力一抽手，手臂扬起。艾丽斯很清楚，那是个意外，完全只是意外而已。罗妮只是恰巧在抽手时握着拳头，而那拳头恰巧由下而上击中了玛迪她妈妈的下巴。

可是玛迪的妈妈却比幼儿园小孩叫得还要大声，好像真有多痛似的，在场的女孩们也跟着惊叫，简直像看见有车直冲过来撞毁了池边栏杆。

“你打我妈妈。”玛迪说，“噢，天哪，她打我妈妈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罗妮说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你打我妈妈，你居然打大人。”其他女孩的声音也此起彼落，除了惊慌，还夹杂着兴奋。

接着，玛迪的妈妈说话了，语气里含着一种令人害怕的冷静，大人最会用这招，很有效。“我想，我们应该打电话找人来接你回家。”

“我已经说对不起了，我又没有要打架，那只是不小心，而且是你先碰我。”

“今天太阳这么大，你一定玩累了。我现在打电话去你们家的话，有没有人可以来接你？”她拿起手机就要拨号。

“我是跟艾丽斯一起来的。”罗妮一把抓住艾丽斯的胳臂，“要走也要一起。”

艾丽斯冷不防给抓住，一时之间无计挣脱，原本她确实应该要跟罗妮一起回家，但不乖的人是罗妮，又不是她，她为什么要因此而提前回家？她犹豫了一下，罗妮就在这个时候扯了那个关于阿姨、奥利奥饼干和其他乱七八糟的谎。

“非常好。”玛迪的妈妈说，“你们两个就结伴一起走吧，这样我心里也好过一点。你现在是要去你阿姨家，对吧？就在埃德蒙森大街的这一边，那好。”

一点也不好，一点也不对，而且一点也不公平！艾丽斯从长凳上起身，抓起自己的毛巾和鞋。温迪怜悯的眼神就像在伤口上撒盐。罗妮走进池子里抓起娃娃，回来时还往地上摔了两次。水已经渗进纸盒，娃娃的衣服黏在她小小硬硬的身子上，棕色的四肢也沾了一些水珠。艾丽斯真希望自己可以把脚泡在池里，因为她知道罗妮说得并不全对。小孩确实会尿在池里没错，可是那并不会使指甲脱落。艾丽斯听妈妈说过，尿液不但可以治香港脚，还可以治水母螫。

于是，她们离开了那个生日会，一前一后，留下两组湿脚印，同行却不同心，这纯粹是由一连串不公平导致的结果，一切都只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意外事件。她们一路爬上阶梯，穿越广阔的黑色停车场，走长长的山坡路，前往埃德蒙森大街。街边的行人穿越道前有银色按钮，罗妮伸手去按，可是大家都知道，灯号到了该换的时候才会换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